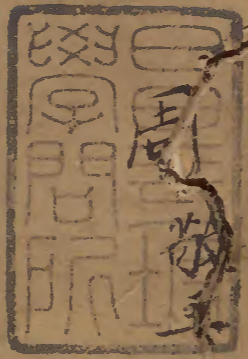


通鑑綱目前編

二十二三

九



| | | | |
|-----|---|---|----|
| 漢書門 | | | |
| 五 | 七 | 六 | 六 |
| 一 | 一 | 四 | 一 |
| 〇 | 二 | 六 | 六 |
| 冊 | 架 | 函 | 號類 |

| | | | |
|------|---|---|--|
| 内閣文庫 | | | |
| 八 | 五 | 漢 | |
| 四 | 〇 | 書 | |
| 函 | 七 | | |
| 一 | 二 | | |
| 冊 | 〇 | | |
| 架 | 七 | | |
| | 二 | | |
| | 八 | | |
| | 四 | | |
| | 函 | | |
| | 一 | | |
| | 冊 | | |
| | 架 | | |

| | | | |
|------|----------|------|--|
| 内閣文庫 | | | |
| 番號 | 漢 | 5076 | |
| 冊數 | 10 (9) | | |
| 函號 | 284 | 41 | |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訂正通鑑綱目前編卷之二十一 漢草文庫

壬午周敬王元年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在位三年

弟申立是為昭侯

秋七月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

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

左氏曰吳人伐州來楚遠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瑒卒楚師燔吳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不獲已來胡沈之君幼而狂陳大夫壯而

頑頓與許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帥賤政令不一若分師先犯胡沈與陳必先奔諸侯之師搖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後者敦陳整旅吳子從之戰于雞父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楚師大奔

天王居于狄泉

國語曰即位館于子旅氏單子劉子以王如劉卽狄泉謂之東王子朝入于左城謂之西王時在城外居于狄泉言未得京師也

尹氏立王子朝

左氏曰單子取訾劉子取墻人直人王子朝入于尹尹圍誘劉佗殺之單子劉子伐尹單子先至而敗劉子還召伯真南宮極以成周人戌尹單子劉子樊齊以王如劉王子朝入于王城次于左巷秋七月鄆羅納諸莊官尹辛敗劉師于唐又敗諸鄆取西關攻蒯蒯潰○林氏曰尹氏尹文公圍周世卿也○與極二子周卿王子朝黨也

八月乙未地震丁酉南宮極震

左氏曰南宮極震甚弘謂劉文公曰君其勉之先君之力可濟也周之亡也其三川震今西王之大臣亦震天弃之矣東王必大克○杜氏曰經書乙未地震魯地也傳書丁酉南

宮極震周地亦震也為屋所壓而死

癸未二年蔡昭侯春正月王在狄泉

二月王子朝入于鄆

左氏曰召簡公南宮嚳以甘桓公見王子朝劉子謂萇弘曰甘氏又往矣對曰何害同德度義太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此周所以興也君其務德無患無人戊午王子朝入于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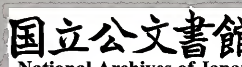
三月晉侯使士景伯朝于京師

左氏曰晉侯使士景伯蒞問周故士伯立于乾祭而問於介衆晉人乃辭王子朝不納其使○林氏曰乾祭王城北門也士伯立于此問大衆以敬王子朝之曲直衆言子朝曲故辭之不納子朝之使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鄭伯如晉

左氏曰鄭伯如晉子大叔相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亦有言曰獲不恤其締而憂宗周之隕為將及焉今王室實蠢蠢焉吾小國懼



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
之詩曰鎡之罄矣維壘之耻王室之不寧晉
之耻也獻子懼而與宣子圖之乃徵
會于諸侯期以明年○蠢蠢動擾貌

秋八月杞伯郁釐卒在位十年子成嗣

冬吳滅巢

左氏曰楚子為舟師以畧吳疆沈尹戌曰此
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
之吳踵楚而疆場無備邑能無亡乎越公子
倉及壽夢帥師從王王及圍陽而還吳人踵
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踵離而還沈尹戌
曰亡郢之始於此在矣○胡氏曰巢楚附庸

賈邑之也○

壽夢越大夫

甲申三年祀悼公元年夏晉趙鞅宋樂大心魯叔詣衛

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會

于黃父黃父楚地

左氏曰會諸侯於黃父謀王室也趙簡子令
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
宋樂大心曰我不輸粟我於周為客若之何
使客士伯曰自踐土以來宋何役之不會而
何盟之不同曰同恤王室子焉得辟之右師
不敢對受牒而退○右師樂大心

秋九月魯侯出奔齊次于陽州

三頁五

左氏曰季平子以季妣之譖殺申夜姑公若為之請不得怨平子季郈之雞鬪季氏介其雞郈氏為之金距平子怒益宮於郈氏且讓之故郈昭伯亦怨平子臧會為讒於臧氏而逃於季氏臧氏執旃平子怒拘臧氏老將禘于襄公萬者二人其眾萬於季氏大夫遂怨平子公若獻弓於公為且與之出射於外而謀去季氏公為告公果公賁二子使侍人僚袒告昭公公執戈以懼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公果自言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告郈孫郈孫以可勸告子家懿伯懿伯曰讒人以君微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為也叔孫昭子如闕公居於長府九月戊戌伐季氏殺公之于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以察臣弗許請囚於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馬為之徒者眾矣眾怒不可蓄也蓄而弗治將蘊蘊蓄民將生心同求將合君必悔之弗聽郈孫曰必殺之公使郈孫逆孟懿子叔孫氏之司馬驪戾言於其眾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驪戾帥徒以往公徒釋甲執水而踞遂逐之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叔孫氏之旌以告孟氏執郈昭伯殺之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

可為也叔孫昭子如闕公居於長府九月戊戌伐季氏殺公之于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以察臣弗許請囚於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馬為之徒者眾矣眾怒不可蓄也蓄而弗治將蘊蘊蓄民將生心同求將合君必悔之弗聽郈孫曰必殺之公使郈孫逆孟懿子叔孫氏之司馬驪戾言於其眾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驪戾帥徒以往公徒釋甲執水而踞遂逐之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叔孫氏之旌以告孟氏執郈昭伯殺之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

丁丑年... 卷三十一 五

偽劫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意如之事君也
不敢不改公曰余不忍也遂行巳亥公孫于
齊次于陽州○
讓責也萬舞也

齊侯唁魯侯于野井

左氏曰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至于野井
齊侯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以待君命寡
人將帥敝賦以從執事唯命是聽君之憂寡
人之憂也公喜子家子曰天祿不再天若胙
君不過周公以魯足矣夫魯而以千社為臣
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臧
昭伯率從者將盟以公命示子家子子家子
曰羈也不佞不能與二三子同心而以為皆

有罪或欲通外內且欲去君二三子好亡而
惡定焉可用也陷君於難罪孰大焉乃不與
盟

冬十月戊辰魯叔孫婁卒

左氏曰昭子自闕歸見平子曰人誰不死子
以逐君成名不亦傷乎平子曰苟使意如得
政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于齊
與公言子家子命適公館者執之公與昭子
言於幄內曰將安眾而納公公徒將殺昭子
伏諸道左師展告公公使昭子自鑄歸平子
有異志冬十月辛酉昭子齊
於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



十一月宋元公卒于曲棘在位十五年子頭曼嗣是為

景公○曲棘宋地

胡氏曰按左氏宋元公為魯昭公故如晉卒于曲棘宋元之夫人曹氏生子妻意如則宋元意如之外舅也不此之顧而求欲納公是以正倫恤患為心而不匿其私親之惡者其賢於當時諸侯遠矣

孔子自魯適齊

論語曰齊景公問政于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又曰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家語曰齊大旱春饑景公問於孔子曰如之何對曰凶年力役不興馳道不修所以幣玉祭祀不懸祀以下牲此賢君自貶以救民之禮也又曰管仲鏤簋而朱紘旅樹而反坫山節藻梲賢大夫也而難為上晏平仲祀其先祖而豚肩不揜豆一狐裘三十年賢大夫也而難為下君子上不僭下下不偏上○史記曰昭公奔齊魯亂孔子於是適齊為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景公欲以廩丘之邑為孔子養辭不受謂弟子曰吾聞之君子當有功受賞今吾言而君未行乃先賜邑其不知丘亦甚矣

乙酉四年 宋景公元年 春三月魯侯至自齊居于鄆

秋齊侯魯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鄆陵

左氏曰盟于鄆陵謀納魯昭公也

九月楚子居卒 平王在位 子軫嗣 是為昭王

左氏曰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曰太子壬弱其母非適也王子建實聘之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國有外援不可瀆也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讐亂嗣不祥吾滋不從也楚國何為必殺令尹令尹懼乃

立昭王也壬昭王也

冬十月王入于成周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

奔楚

左氏曰往年尹氏涉于鞏焚東訾弗克單子如晉告急劉人敗王城之師于尸氏王城人劉人戰于施谷劉師敗績劉子以王出宿于褚氏次于滑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使女寬守闕塞王起師于滑遂次于尸晉師克鞏召伯盈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陰忌奔莒以叛召伯逆王于尸及劉子單子盟遂軍

丁丑通鑑前編卷三十一

圍澤次于隄上王入于成周盟于襄宮
晉師使成公般戍周而還王入于莊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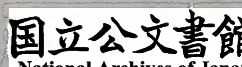
丙五年楚昭公夏吳弑其君僚僚在位十年遇弑諸樊

之子光立是為闔閭

左氏曰吳子欲因楚喪伐之使公子掩餘燭庸帥師圍潛使延州來季子聘上國遂聘于晉以觀諸侯楚蒍尹然工尹麋帥師救潛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左尹郤宛工尹壽帥師至潛吳師不能退吳公子光曰此時也不可失也告鱣設諸曰我王嗣也吾欲求之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鱣設諸曰王可弑也母老子弱是無若我

何光遂弑僚闔閭以其子為卿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神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復命哭墓復位而待掩餘奔徐燭庸奔鍾吾楚師聞吳亂而還○前編曰按僚稱國以弑春秋不以光為賊也諸樊兄弟相傳蓋為季子季子不立則國固光之國也僚恃餘祭結國人而立固已非矣春秋不以弑罪歸光則季子亦難以弑罪讐光也然季子遜國而光弑君為季子者終於上國不亦可乎復命哭墓復位而待亦幾於過矣

楚殺其大夫郤宛



左氏曰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鄆將師為右領與費無極比而惡之令尹子常賄而信讓無極譖郤宛于子常子常召鄆將師而告之將師遂令攻郤氏且蒸之宛聞之遂自殺於是令尹盡滅郤氏之族黨殺陽令終與其弟完及佗與晉陳及其子弟晉陳之族呼於國曰鄆氏費氏專禍楚國弱寡王室蒙王與令尹以自利也令尹盡信之矣國將如何

秋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

會于扈

左氏曰會于扈令戍周且謀納魯公也宋衛皆利納魯公固請之范獻子取貨於季氏謂

司城子梁與北宮貞子曰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囚請亡皆不獲君又弗克而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子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天之贊有民之助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事君如在國故鞅以為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鞅之願也請從二子以圍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

楚誅讒臣費無極

左氏曰楚郤宛之難國言未已進胙者莫不謗令尹沈尹戌謂子常曰夫左尹與中廐尹

莫知其罪而子殺之以興謗讟至于今不已
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為也今吾子殺人以
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楚之讒人也
民莫不知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太子建殺連
尹奢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温
惠共儉有過成莊所以不獲諸侯邇無極也
今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幾及子矣子而不
圖將焉用之夫駟將師矯子之命以滅三族
國之良也而不愆位吳有新君疆場日駭楚
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讒以自安也
今吾子愛讒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子常曰
是瓦之罪敢不良圖九月己未殺費無極與
駟將師盡滅其族以
說于國謗言乃止

冬十月曹伯午卒

悼公在位九年

弟野立

是為聲公

十二月晉籍秦致諸侯之戍于周

丁亥六年

曹聲公元年 吳闔閭元年

春魯侯如晉次于乾侯

乾侯

晉境內邑

夏四月鄭定公卒

在位十年

子薑嗣

是為獻公

六月晉殺祁盈及楊食我

左氏曰祁勝與駟臧通室祁盈執之祁勝賂荀躒使言於晉侯晉侯執祁盈盈之臣曰鈞

將皆死愬使吾君聞勝與臧之死也以為快
乃殺之六月晉殺祁盈及楊食我食我盈之
黨也故殺之遂滅祁氏羊舌氏晉韓宣子卒
魏獻子為政分祁氏之田以為七縣分羊舌
氏之田以為三縣司馬彌牟賈辛司馬烏魏
戊知徐吾韓固孟丙樂霄趙朝僚安為十大
夫○杜氏曰楊叔向食邑
食我叔向子羊舌伯石也

秋七月滕子寧卒子公結嗣

是為頃公

魯顏回生

回孔子弟子字子淵顏路之子也

戊子七年

鄭獻公元年

春殺召伯盈尹氏固原伯魯之

子

左氏曰三月己卯京師殺召伯盈尹氏固及
原伯魯之子王子趙車入于鄆以叛陰不佞
敗之○杜氏曰
皆子朝之黨也

巳丑八年春正月魯侯在乾侯

夏六月晉頃公卒

在位十四年

子午嗣

是為定公

冬十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禹奔楚

左氏曰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使監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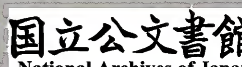
尹大心逆吳公子使居養莠尹然左司馬沈尹戍城之取於城父與胡田以與之將以害吳也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吳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吾又強其讐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吳周之胄裔也而弃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於諸華光又甚文將自同於先王不知天將以為虐乎使翦喪吳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終不遠矣我盍姑億吾鬼神而寧吾族姓以待其歸將焉用自播揚焉楚子弗聽吳子怒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滅徐徐子章禹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使其遷臣從之遂奔楚楚沈尹戍帥師救徐弗及

遂城夷使徐子處之吳子問於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在患若謂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閭從之楚於是乎始病○肄以利反猶勞也

庚寅 九年 晉定公 春正月魯侯在乾侯季孫意如

會晉荀躒于適歷

左氏曰公在乾侯言不能內外也晉侯將以師納公士鞅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



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鞅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意如會荀躒于適歷○胡氏曰意如出君不事專有魯國晉實主盟不能致討而寵以會禮不亦悖哉○林氏曰適歷晉地春秋書公在乾侯意如會于適歷以見晉人釋君助臣也士鞅會諸侯之大夫于扈將納公取貨於季孫而遂不果荀躒復為此會昭公所以死於外也襄昭之際大夫無君之禍晉人為之也

夏四月薛獻公卒子定嗣

是為襄公

秋吳人侵楚

左氏曰吳人侵楚始用子胥之謀也

冬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辛卯十年夏吳伐越

左氏曰吳伐越始用師於越也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杜氏曰存亡之數不過三紀歲星三周三十六年故曰不及四十年此年歲在星紀星紀吳越之分也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吳先舉兵故反受其殃此去三十八年越果滅吳

秋八月王使富辛石張如晉

左氏曰王使富辛石張如晉請城成周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成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國無憂是之不務而又焉從事魏獻子曰善使伯音對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于諸侯遲速衰序於是焉在

冬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魯仲孫何忌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

左氏曰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魏子南面衛彪傒曰魏子必有大咎于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財用書餼糧以令役於諸侯屬賦役丈書以授帥而效諸劉子韓簡子臨之以爲成命○胡氏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今至於城王都不曰城京師而曰城成周與列國等矣

孔子自齊反魯

史記曰齊景公復問政孔子曰政在節財景公悅將欲以尼谿之田封孔子嬰不可異

日景公曰奉孔子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又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魯○前編曰晏嬰賢者也夫子每賢之今景公將封孔子而晏嬰不可其必有意史記載其沮止之語後夾谷之會史記謂晏子與有謀焉朱子皆削而不取或疑晏子心雖正而其學墨固自有不相為謀者與然論晏子者惟當以夫子之言為正尚書未可盡信也當是時晉楚皆以賄失諸侯齊故伯國諸侯亦且歸之而景公不能用孔子惜哉

十二月己未魯昭公卒于乾侯

在位二十四年出奔在外八年

卒

壬辰 十有一年

魯定公元年

春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左氏曰春正月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以城成周宋仲幾不受功士伯怒謂韓簡子曰宋罪大矣必以仲幾為戮乃執以歸三月歸諸京師城三旬而畢乃歸諸侯之戍齊高張後不從諸侯晉女叔寬曰周襄弘齊高張皆將不免襄叔違天高子違人天之所壞不可支也衆之所為不可姦也○林氏曰是役也晉魏舒南面韓不信專執于京師宋仲幾不受功齊高張後大夫之無王甚矣

夏六月魯季孫意如廢世子而立昭公之弟宋

是為定公

左氏曰夏叔孫成子逆公之喪于乾侯季孫曰子家子亟言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止之且聽命焉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叔孫請見子家子子家子辭曰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君不命而薨羈不敢見叔孫使生曰公衍公為實使群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群臣之願也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
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敏以告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寇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墮公子先入從公者皆自壞墮反六月公之喪至自乾侯定公即位季孫使役如闕公氏將溝焉榮駕鸞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或耻之乃止季孫問於榮駕鸞曰吾欲為君謚使子孫知之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七月癸巳葬昭公于墓道南孔子之為司寇也溝而合諸墓○林氏曰魯群公之墓在闕昭公墓宅雖不為溝猶別葬於先君墓道之外定公十年之後孔子乃自昭公墓外為溝使與先君墓合明臣無貶君之義也

癸巳 十有二年夏盜殺鞏簡公

左氏曰周鞏簡公弃其子弟而好用遠人鞏氏之群子弟賊簡公

秋楚人伐吳吳敗楚師于豫章

甲午十有三年春二月邾子穿卒子乞立是為隱公

衛上商生商孔子弟子字子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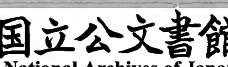
乙未十有四年春陳侯吳卒在位二十四年子柳嗣是為懷公

三月劉子晉侯宋公魯侯蔡侯衛侯陳子鄭伯

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齊國夏會于召陵侵楚

左氏曰蔡昭侯為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於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相與謀竊馬以獻子常子常歸唐侯蔡人聞之固請而獻佩於子常子常朝見蔡侯之徒命有司曰蔡君之久也官不共也明日禮不畢將死蔡侯歸及漢沈玉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為質焉而請伐楚三月劉子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晉荀寅求貨于蔡侯弗得言於范獻子曰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



言上通金言... 卷二十一
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瘡方起中山
不服弃盟取怨無損於楚而失中山不如辭
蔡侯吾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祇取勤
焉乃辭蔡侯晉人假羽旄於鄭鄭人與之明
日或施以會晉
於是乎失諸侯

孔子修詩書禮樂

史記曰定公初年季氏強僭其臣陽虎作亂
專政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
衆至自遠方
莫不受業焉

夏五月魯侯盟于臯馳

臯馳鄭地

左氏曰及臯馳將長蔡於衛衛侯使祝佗私
於萇弘曰聞蔡將先衛信乎曰信蔡叔康叔
之兄也佗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
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分魯公
以大路大旂而封於少皞之虛分康叔以大
路少帛而封于殷虛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
鼓而封於夏虛三叔皆有令德故昭之以分
物管蔡啓商甚間王室於是殺管叔而蔡蔡
叔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王曰胡無
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
武王母弟八人周公爲太宰康叔爲司寇聃
季爲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吾子欲復文
武之畧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萇弘悅告劉
子與范獻子乃長衛侯於盟○甚音忌毒也

胡蔡仲名

杞悼公卒于會

在位十二年

過嗣

是為僖公

秋七月劉卷卒

林氏曰謚曰定卷即劉蚩王卿士不卒有關於天下之故則卒之於襄王之難有王子虎馬於敬王之難有劉卷馬君子曰王室其庶幾乎而無救於周是故特卒之也司馬遷於諸國世家多卒公子蓋知此者也○前編曰按自二霸以來未有威於召陵之會臯鼫之盟者劉文定公敬王城成周會十八國之君保夏懷遠讓楚尊王於是在矣乃讓於晉荀寅之取貨不能以義正諸侯而虛為此會也中國於是不復振矣春秋書劉卷卒蓋責之也

楚人圍蔡

冬十一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

敗績楚囊瓦出奔鄭庚辰吳入郢

左氏曰沈人不曾召陵晉人使蔡伐之滅沈楚故圍蔡伍員為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郤宛也伯氏之族出伯州犂之孫嚭為吳太宰以謀楚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

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爲質於吳冬蔡侯
吳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涯汭自豫章與楚夾
漢左司馬戌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
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
子濟漢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旣謀而
行史皇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
毀吳舟於淮塞城口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
速戰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三戰子
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
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十一月二
師陳于柏舉闔閭之弟夫槩王曰楚瓦不仁
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
繼之必克弗許夫槩王不待命以其屬五千
先擊子常之卒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

常奔鄭史皇以其乘廣死吳從楚師五戰
郢楚子取其妹季芊畀我以出涉睢庚辰吳
入郢以班處宮子山處令尹之宮夫槩王欲
攻之懼而去之夫槩王入之左司馬戌及息
而還敗吳師于雍澁三戰皆傷曰吾不可用
也已吳句畢布裳剄而裹之藏其身而以其
首免楚子濟江入于雲中盜攻之楚子奔鄖
鍾建負季芊以從鄖公辛之弟懷將弒王曰
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辛曰君討
臣誰敢讐之違強陵弱非勇也乘人之約非
仁也滅宗廢祀非孝也動無令名非知也鬪
辛與其弟巢以楚子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
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
致罰於楚而君又竄之周室何罪君若顧報

周室施及寡人以獎天衷君之惠也隨人辭曰以隨之辟小而密邇於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若難而弃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唯一人若鳩楚竟敢不聽命吳人乃退吳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問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逢滑進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福其亡也以禍今吳未有福楚未有禍楚未可弃吳未可從而晉盟主也若以晉辭吳若何公曰國勝君亡非禍而何對曰國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復小國猶復况大國乎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爲土芥是其禍也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日敝于兵暴骨如莽而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楚也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陳侯從之○穀梁

氏曰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君居其之寢而妻其君之妻大夫居其大夫之寢而妻其大夫之妻盖有欲妻君之母者○列女傳曰楚平伯羸昭君之母也吳入郢昭王亡吳王闔閭盡妻其後宮次至伯羸伯羸持刀曰妾聞天子者天下之表也公侯者一國之儀也天子失制則天下亂諸侯失節則其國危夫婦之道固人倫之始王教之端是以明王之制使男女不親授坐不同席食不共器殊柅枷異巾櫛所以絕之也若諸侯外淫者絕卿大夫外淫者放士庶人外淫者宮割夫然者以爲仁失可復以義義失可復以禮男女之失亂亡興焉夫造亂亡之端公侯之所絕天子之所誅也今君王弃儀表之行縱亂

亡之欲犯誅絕之事何以行令訓民且妾聞生而辱者不如死而榮於是吳王慚遂退舍伯嬴與其保阿閉永巷之門皆不釋兵三旬秦救至昭王乃復

吳言偃生偃孔子弟子字子游

丙申十有五年陳懷公元年春王使人殺王子朝

于楚

左氏曰初召伯盈逐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厲奉周之典籍以奔楚至是王人殺于朝于楚林氏曰伯盈于朝之黨知其無成更逐之以逆敬王子

在楚十三年至是因楚亂殺之也

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於越入吳

左氏曰越入吳吳在楚也○陳氏曰向日越人今日於越復從其舊號也越未有聞也昭定之春秋吳楚爭而后越入中國會于瑣也越常壽過始見於經而亟稱人後三十年而入吳不復稱人矣晉楚之初春秋未以敵言之戰于邲也則楚稱子矣吳楚之初春秋未以敵言之戰于柏舉則吳稱子矣至於吳越終春秋不以敵言之也是故越入吳書吳入

越不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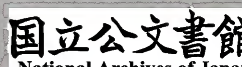
夏六月魯季孫意如卒

左氏曰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卒于房陽虎將以璆璠斂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為君也子何怨焉既葬桓子行東野及費子洩為費宰逆勞於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仲梁懷弗敬子洩怒謂陽虎曰子行之乎○家語曰孔子聞平子卒將以君之璆璠斂贈以珠玉曰送而以寶玉是猶曝尸于中原也其示民以姦利之端而有害於死者安用之且孝子不順情以危親忠臣不兆姦以陷君乃止○桓子意

如之子子洩即不狃也

楚申包胥以秦師至敗吳師

左氏曰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包胥曰子能復之我必能與之及昭王在隨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為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場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



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為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申包胥以秦師至吳師大敗吳子乃還

秋七月魯季氏家臣陽虎囚季孫斯

左氏曰秋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而逐仲梁懷冬殺公何藐盟桓子于稷門之內大誑逐公父歆及秦邁皆奔齊○杜氏曰文伯季桓子從父昆弟也虎欲為亂恐二子不從故囚之歆文伯名秦邁平子姑壻也

楚子入于郢

左氏曰初鬬辛聞吳人之爭官也曰吾聞之不讓則不和不和不可以遠征吳爭於楚必有亂有亂則必歸焉能定楚楚子之奔隨也將涉於成臼藍尹亶涉其帑不與王舟及寧王欲殺之子西曰子常唯思舊怨以敗君何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王賞鬬辛王孫由于王孫圉鍾建鬬巢申包胥王孫賈宋木鬬懷子西曰請舍懷也王曰大德蔑小怨道也申包胥曰吾為君也非為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且吾尤子旗其又為諸遂逃賞

冬燕平公卒

在位十九年

簡公立

魯曾參生

參孔子弟子曾點之子字子輿

丁酉 十有六年 燕簡公元年 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

男斯歸 公卒

左氏曰鄭滅許因楚敗也○許楚之與國

二月魯侯侵鄭

林氏曰自魯宣公季年凡伐不言公魯無君將者八十年矣至是書侵鄭則以公山不狃侯犯陽虎之專也故曰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夏六月鄭寇胥靡等六邑晉人入戍城胥靡

左氏曰周儋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將以作亂于周鄭於是乎伐馮滑胥靡負黍狐人闕外晉闔沒戍周且城胥靡

冬十二月王處于姑猶

左氏曰王處于姑猶辟儋翩之亂也

戊戌 十有七年春二月周儋翩入于儀栗以叛單

子劉子敗尹氏於窮谷

左氏曰春儋翩入于儀栗以叛夏四月單武公劉桓公敗尹氏於窮谷○林氏曰尹氏復



黨儋翩共為亂故敗之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

侵衛齊侯衛侯盟于沙

鹹衛地沙晉地

左氏曰齊侯鄭伯盟于鹹徵會于衛衛侯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於齊侯曰執結以侵我齊侯從之乃盟于瑣○林氏曰此特相盟也特相盟自齊桓以來未之有也於是再見諸侯無盟主矣是故書石門志諸侯之合書鹹志諸侯之散此春秋之始終也○瑣即沙也

齊國夏帥師伐魯西鄙

左氏曰齊人歸鄆陽關陽虎居之以為政齊國夏伐魯陽虎御季桓子公斂處父御孟懿子將宵軍齊師齊師聞之墮伏而待之處父曰虎不圖禍而必死苦夷曰虎陷二子於難不待有司余必殺汝虎懼乃還不敗○鄆陽關皆魯邑

冬十二月王入于王城

左氏曰十一月單子劉子逆王于慶氏晉籍秦送王十二月王入于王城館于公族黨氏而後朝于莊宮

言上通鑑前編 卷三十一
三十一
巳亥 十有八年春正月魯侯侵齊

家語曰定公問於顏回曰子亦聞東野畢之善御乎對曰善矣然其馬將必佚公曰何以知之對曰以政知之昔帝舜巧於使民造父巧於使馬舜不窮其民力造父不窮其馬力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逸馬今東野畢之御也升車執轡御體正矣步驟馳騁朝禮畢矣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而猶乃求馬不已臣以此知之公曰吾子之言其義大矣願少進乎回曰臣聞之鳥窮則啄獸窮則攫人窮則詐馬窮則佚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

單子伐穀城簡城劉子伐儀栗孟以定王室

左氏曰二月巳丑單子伐穀城劉子伐儀栗辛卯單子伐簡城劉子伐孟以定王室○林氏曰四邑皆儋翩之黨相助作亂者故二子伐之以定王室

曹伯露卒 靖公在位四年 子伯陽嗣

秋七月陳侯柳卒于吳 懷公在位四年 國人立其子越

是為 閔公

史記曰吳復召懷公懷公恐如吳吳怒其前不往留之因卒於吳陳人乃立懷公之子越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左氏曰晉師將盟衛侯于鄆澤趙簡子曰群臣誰敢盟衛君者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衛人請執牛耳成何曰衛吾溫原也焉得視諸侯將軟涉佗按衛侯之手及按衛侯怒歸而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林氏曰此其言遂何晉始伐與國也於魯襄二十三年齊始叛晉取朝歌去年鄭始叛晉盟齊于鹹衛始叛晉盟齊于沙於是侵鄭衛又明年及齊平魯亦叛晉矣

魯陽虎作亂攻三家不克奔齊

左氏曰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已更孟氏冬十月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至公斂處父告孟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於子備諸以壬辰為期孟氏選圉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為公期築室於門外陽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威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于南門內又戰于棘下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入于謹陽關以叛明年歸寶玉大弓六月伐陽關陽虎出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齊侯將

陳坤

許之鮑文子諫曰魯未可取也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已於是乎奮其詐謀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之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逃奔宋遂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

魯必不齊生

不齊孔子弟 子字子賤

庚子十有九年

陳文公元年 曹伯陽元年

夏四月鄭獻公卒

在位十三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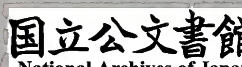
子滕嗣

是為 魯公

公山不狃以費叛召孔子欲往不果

論語曰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未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史記曰不狃以費叛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彌久溫溫無所試莫能用已蓋周文武起豐鎬而王今費雖小倘庶幾乎欲往子路不說止孔子孔子曰如用我其為東周乎然亦卒不行○程子曰聖人以天下無不可有為之事亦無不可改過之人故欲往然而終不往者知其必不能改故也

魯以孔子為中都宰



史記曰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則之○家語曰孔子為中都宰制為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強弱異任男女別途路無拾遺器不彫偽為四寸之棺五寸之槨因丘陵為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而四方諸侯則焉定公謂孔子曰學子此法以治魯國何如孔子對曰雖天下可平何但魯國而已哉

秋秦哀公卒 在位三十六年 子嗣 是為惠公

魯閔損生 損孔子弟子字子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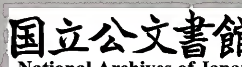
訂正通鑑綱目前編卷之二十三 終

訂正通鑑綱目前編卷之二十三

辛丑 敬王二十年 鄭聲公元年 秦惠公元年 春魯以孔子為司

空進為大司寇

家語曰孔子為司空乃別五土之姓而物得其所生之宜咸得厥所先時季氏葬昭公于墓道之南孔子溝而合諸墓焉謂季桓子曰貶君以彰已罪非禮也今合之所以掩夫子之不臣由司空為大司寇設法而不用無姦民時有父子訟者孔子同狴執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夫子赦之季孫聞之不說曰司寇欺余曩告余曰國家必先以孝余今戮一不



言上近金言統
孝以教民孝不亦可乎而又赦之何哉冉有以告孔子喟然歎曰嗚呼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禮也不教以孝而聽其獄是殺不辜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狂不治不可刑也何者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夫慢令謹誅賊也徵歛無時暴也不試責成虐也政無此三者然後刑可即也書云義刑義殺勿庸以即汝心惟曰未有慎事言必教而後刑也既陳道德以先服之而猶不可尚賢以勸之又不可即廢之又不可而後以威憚之若是三年而百姓正矣其有邪民不從化者然後待之以刑則民咸知罪矣詩云天子是毘俾民不迷是以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用今世則不然亂其教繁其刑使民迷惑而陷焉又從而制之故刑彌繁而盜不勝也

三月魯及齊平

夏魯侯會齊侯于夾谷魯侯至自夾谷齊人歸

魯鄆謹龜陰田

夾谷魯地

史記曰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為司空由司空為大司寇定公十年春及齊平齊大夫言於景公曰魯用孔丘其勢危齊乃使使告魯為好會會於夾谷魯定公且以乘車好往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

古者諸侯出疆必具言以從請具左右司馬
 ○左氏曰魯定公會齊侯于祝其孔丘相犂
 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
 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
 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
 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
 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
 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
 之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
 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
 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
 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
 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
 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

既具是矣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
 君辱弃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
 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史記曰景公
 歸謫其群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
 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於是乃歸所侵魯鄆
 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祝其即夾谷無還
 魯大夫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南

晉趙鞅定無恤為嗣

史記曰簡子之長子曰伯魯幼曰無恤將置
 後不知所立乃書訓戒之詞於二簡以授二

子曰謹識之三年而問之伯魯不能舉其詞求其簡已失之矣問無恤誦其詞甚習求其簡出諸袖中奏之於是立無恤為後

壬寅二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

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左氏曰宋公母弟辰暨仲佗石彊公子地入蕭以叛秋樂大心從之大為宋患寵向魋故也

冬魯及鄭平

左氏曰冬及鄭平始叛晉也○林氏曰魯自僖公以來世服於晉至今而叛故曰始平不書必關天下之大故而後書書輸平以志諸侯之合書及鄭平以志諸侯之散此春秋之所以終始也

癸卯二十有二年春薛襄公卒子比嗣

夏魯叔孫州仇帥師墮郈魯季孫斯仲孫何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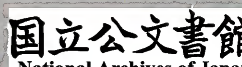
帥師墮費

史記曰孔子言於定公曰臣不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使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左氏曰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邱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二子奔齊遂墮費

冬十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十二月魯侯圍成弗克

左氏曰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曰墮成齊人必至于比門且成孟氏之保障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我將不墮十二月公圍成不克○前編曰魯自三家四分公室魯公無民久矣孔子雖為大司寇為其議事交鄰可爾土地甲兵固皆三家有也縱墮三都其民豈遽為公室有哉去其城郭差可防三家之叛亂耳幸而公山不狃以費叛侯犯以邱叛二子自以為患故墮之易為勢孟氏不肯墮成則成固未易墮矣成之不墮當時家臣知有其家不知有公室類如此然成終不可墮乎曰使孔子久於其位安知其不墮使孔子別有所為則雖不墮成亦可矣孔子用於魯于今一年墮三都而不盡則期月而可三年有成之說無乃已虛乎孔子固曰如有用我者此為授之以國家言也三家者於孔子豈



有土地甲兵為之用哉其明年始攝相事與聞國政二年而始曰攝曰與則前乎此年其權可知矣孟子謂孔子於此為見行可之仕蓋謂其或可以行耳而不行而後去然則謂孔子得用於魯則未也學者忿聖人之失職幸聖人之見用方且以反侵疆誅少正卯墮三都為誇皆未知孔子亦非知事勢者○李氏曰孔子以王道化齊而景公服義以王道相魯而三桓墮邑變齊變魯之幾畧見於此

甲辰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垂葭衛地

左氏曰齊侯衛侯次于垂葭使師伐晉將濟河諸大夫皆曰不可邴意茲曰可銳師伐河

內傳必數日而後及絳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既濟水矣乃伐河內齊侯皆斂諸大夫之軒唯邴意茲乘軒齊侯欲與衛侯乘與之燕而駕乘廣載甲馬使告曰晉師至矣齊侯曰比君之駕也寡人請攝乃介而與之乘驅之或告曰無晉師乃止○前編曰按齊故伯國也晉失伯則齊可以伯矣而其君輕率如此齊之所以不能復伯與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左氏曰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皆曰不可鞅怒殺午圍邯鄲邯鄲午荀寅之甥也荀寅士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故不與圍邯鄲將作

亂董安于聞之告趙孟曰先備諸趙孟不可
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鞅奔晉陽晉人
圍之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左氏曰知文子韓簡子魏襄子與荀寅士吉
射相惡將逐荀范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
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
鞅刑已不均矣請皆逐之遂奉以伐二子弗
克二子將伐公齊高彊曰三折肱知為良醫
唯伐君為不可民弗與也弗聽遂伐公國人
助公二子敗奔朝歌○胡氏曰晉主夏盟威
服天下及大夫專政賄賂公行內外離析而
晉室自是不
復能主盟矣

晉趙鞅歸于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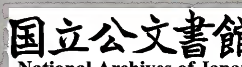
左氏曰荀范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為請十二
月辛未趙鞅入于絳盟于公宮○胡氏曰三
子之叛其罪一也鞅以有援故得復寅吉射
以無助故終叛春秋書鞅歸于晉非與之也
以罪晉侯縱失
有罪無政刑耳

魯以孔子攝相事與聞國政

史記曰孔子由大司寇攝行相事於是誅魯
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四方之客至

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如歸○荀子曰孔子為魯相攝朝七日而誅少正卯門人問曰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為政而始誅之得無失乎孔子曰人有五大惡者五而盜竊不與馬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辟而堅三曰言偽而辨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於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其居處足以聚徒成群言談足以飾邪營衆疆足以反是獨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以不誅也是以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周公誅管叔太公誅華仕管仲誅付里乙子產誅鄧析央何此七子者皆異世同心不可不誅也○家語曰初魯之敗羊有沈猶氏者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有公慎氏者妻淫不制有慎潰氏者奢侈踰法魯之鬻六畜者飾之以儲價及孔子之為政也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越境而徙三月則鬻牛馬者不儲價賣羔豚者不加飾男女行者別於塗道不拾遺男尚忠信女尚貞順○朱子曰少正卯之事嘗竊疑之蓋論語所不載子思孟子所不言雖以左氏春秋內外傳之誣且駁而猶不道也乃獨荀况言之是必齊魯諸儒憤聖人之失職故為此說以誇其權爾吾又豈敢輕信其言而遽稽以為決乎聊併記之以俟來者

薛弒其君比子夷立
是為惠公



齊人歸女樂于魯孔子適衛

論語曰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孟子曰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為為肉也其知者以為為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為苟去君子之所為眾人固不識也○史記曰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為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為先并矣蓋致地馬犂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為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

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膳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前編曰按孔子生長於魯至是五十餘年天下之士多從之魯之君臣豈有不知其賢者而未嘗能用之也定公十年一旦起而用之莫有知其由者論語左氏皆不言其故獨孟子稱孔子於季威子見行可之仕而論語謂季威子受女樂不朝孔子行是孔子此時之行藏係季威子之用舍也何哉魯自三家四分公室而季氏取其二季氏專魯而魯公無民久矣使魯之君而欲用孔子豈能遽奪季氏之權以昇孔子季氏亦豈肯遜已之權以與孔子哉自定公初年季平子卒其家

臣陽虎始用事五年執威子囚之而專魯政辱之於晉陷之於齊師且盟且詛九年又將享威子而殺之僅而獲免當是時非惟魯國不可爲而季氏亦自不可支矣霜降水涸涯涘自見威子於此亦謀所以爲靖亂興衰之計故舉孔子於公而試用之已而政聲四達郤齊歸地於是攝行相事墮三都夫三都者三家強邑也當是時公山弗擾在費而郈侯犯之亂未久也三家之有三都已非公室之便而三都之爲三都已非三家之便也故仲孫氏始墮郈繼而季威子墮費已而孟孫氏不肯墮成圍之弗克其不肯墮成也公斂處父之言曰無成是無孟氏也然則無費是亦無季氏也而墮之當是待威子之心未敢自計其私也夫三都已墮其二則成之不墮固亦未害然亦豈終不克墮哉夫子久之必有處矣既而魯國方治而齊人歸女樂以沮之夫使孔子上下之交方固威子之志未移則一女樂豈足以間之齊人素善謀功利者歸女樂而謂足以間魯之用孔子寧不幾於兒戲乎是殆必得其間矣季氏權臣也威子捨已權以聽孔子而墮其名都以強公室其中豈無介介者顧以衰敗之餘藉之振起爲是降心以相從也今紀綱既定外侮旣却魯旣治矣威子豈甘於終絀者縱威子甘之季氏私人必有以爲不利者故其信任之意必已漸衰特未敢驟舍孔子而孔子顧亦無隙可行爾故齊人歸女樂以促之夫齊何懼

於我而歸女樂於事可疑於禮不正有國者固不可啗此為鄰國所覘也使威子而猶為夫子之聽豈其受此受之已非矣而又君臣荒淫其中三日不朝此其心術蠹壞不復可與有為而其心固亦已無孔子矣故孔子去之然考之孟子與史記蓋為臠肉不至而行也而論語則為為女樂蓋孔子之行決於此而特發於臠肉耳孟子之言曰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從而祭臠肉不至不稅冕而行夫謂之不用則不用固久矣受女樂其一事也方其不朝也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而夫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臠於大夫則吾猶可止吁此所謂去父母國之道也夫郊之必致臠於大夫與禮也孔子何此之待哉待遇之衰必有日矣惟孔子於父母之邦不若是忍又不欲顯其君相之過已知其必不致臠且猶冀其能悔而或致臠也既而臠果不致夫使其致臠猶彛禮也而不致是昭然踈卻之也於是而行復何俟哉此夫子出處之本未事情也

越子允常卒子勾踐嗣

是為莢執

史記曰夏少康之庶子封於會稽號曰無余後二十餘世傳至於允常允常之時與吳王闔閭戰而互相怨伐

乙巳二十有四年

越勾踐元年

春楚滅頓以頓子牂歸

夏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吳子光卒子夫差嗣

檇音醉檇

李吳郡

左氏曰吳伐越越勾踐禦之陳于檇李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傷將指取其一履還卒於陘去檇李七里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已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
○姑浮越大夫將指足大指也

齊侯魯侯衛侯會于率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左氏曰晉人圍朝歌魯定公會齊侯于脾上梁之間謀救范中行氏析成鮒小王桃甲率狄師以襲晉戰于絳中不克而還士鮒奔周小王桃甲入于朝歌秋齊侯宋公會于洮范氏故也○林氏曰齊魯為會止此鄭得罪於王而齊挾之以叛晉范中行得罪於君而齊挾之以撓晉齊景公問政子曰君君臣臣其以是歟

王使石尚歸賑于魯

林氏曰周魯之交止于此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丁丑通鑑前編

卷三十三

七

顧希文

左氏曰衛侯為夫人南子召宋朝會于洮太子蒯瞶獻孟于齊過宋野野人歌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豨太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太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瞶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太子奔宋盡逐其黨故公孟彊出奔鄭自鄭奔齊戲陽速告人曰太子無道使余殺其母余不許將戕余若殺夫人將以余說余是故許而弗為以紓余死○孟邑消

魯大蒐于比蒲

林氏曰魯大蒐止此自舍中軍魯定公不與兵政者四十年矣於是蒐比蒲則以季孫斯

叔孫州仇之墮費邠也故曰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孔子自衛適陳畏于匡復反于衛

論語曰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莊子曰孔子遊於匡匡人圍之數匝而弦歌不輟無幾何將甲者辭曰以為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史記曰孔子遂適衛主顏濁鄒家衛人致粟六萬居十月去衛將適陳過匡顏刻為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聞之以為魯之陽虎陽虎嘗暴匡人孔子狀類陽虎拘焉五日顏淵後子曰吾以汝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

懼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子使從者為甯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又曰孔子去匡即過蒲月餘反乎衛主蘧伯玉家靈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為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佩玉聲璆然孔子曰吾鄉為弗見見之禮荅焉○前編曰按聖人道大德全其見惡人固謂在我有可見之禮彼之不善我何與焉而此意有難以明言者蓋孔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况其君夫人乎且此行也在聖人則可苟明言其為可則側媚由徑之人皆可借此說以藉口矣故但重言以誓之其誓之以天何也夫事一也在聖人則可在他人則不可者亦論其心而已聖人此心光明正大上通乎天故無不可彼無是心而假是事以自文者其如天何哉聖人指天以為誓欲學者知反此心也

冬晉人敗范中行氏之師又敗鄭師

左氏曰冬十二月晉人敗范中行氏師于潞獲籍秦高彊又敗鄭師及范氏師于百泉○林氏曰籍秦高彊二子皆范氏黨鄭亦助范氏故并敗之

丙午二十有五年

吳夫差元年

春孔子去衛過曹

論語曰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史記曰孔子居衛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為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於是醜之去衛過曹○前編曰史記重出在去陳之後非也蓋明年而衛靈公卒無自陳反衛再見靈公之事也論語去衛在陳之前蓋得其實○又曰見南子禮之所有故孔子可以久則久為次乘禮之所無故孔子可以速則速雖然孔子去魯為女樂也而以膳肉去孔子去衛為次乘也而以問陳行皆不欲昭其君之惡而以微罪行爾此夫子義之盡而仁之至也

夏五月壬申魯定公卒

在位十五年

子蔣嗣是為哀公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孔子自曹適宋及鄭至陳

史記曰孔子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伐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郭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顙似堯其項類臯陶其肩類子產然自要以下不及禹

三寸累累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實告孔子孔子笑曰形狀末也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孔子遂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家○前編曰按史記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懼而後夫子有天未喪斯文匡人如予何之言所以解弟子之懼也孔子於宋遭伐木而去弟子曰可以速矣而後夫子有天生德於予桓魋如予何之說所以解弟子之窘也有子曾子之門人會集夫子所言以為論語而事之首尾或有不具夫不載弟子懼之事則夫子之言似於露不載弟子可速之說則夫子之言似於誇朱子每惜不見古文家語蓋為此類也

丁未 二十有六年

魯哀公元年

春楚子陳侯隨侯許男

國祭

左氏曰報柏舉也里而栽廣丈高倍夫屯晝夜九日如子西之素蔡人男女以薪使疆于江汝之間而還蔡於是乎請遷于吳

吳子敗越于夫椒

左氏曰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檣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夏少康有田一成有眾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遂滅過戈復禹之績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

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勾踐能親而務施
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世為仇讐
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讐
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
在蠻夷而長寇讐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
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
年之外吳其為
沼乎越及吳乎

秋齊侯衛侯伐晉

左氏曰齊侯衛侯會于乾侯救范氏也師及
齊師衛孔圉鮮虞人伐晉取棘蒲○林氏曰
春秋之初諸侯無王者齊鄭宋魯衛也春
秋之季諸侯無伯者亦齊鄭宋魯衛也

八月吳侵陳

事始於定公十四年

左氏曰夫差克越乃修先君之怨秋八月吳
侵陳修舊怨也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
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柏舉今聞其嗣又
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
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
壇器不彫鏤宮室不觀舟車不飾衣服財用
擇不取費在國天有菑癘親巡其孤寡而共
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其所嘗者
卒乘與焉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
罷勞死智不曠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
我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嬪
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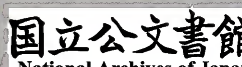
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讐而用之日新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

戊申二十有七年春孔子自陳反于衛

論語曰子擊磬于衛有荷簣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子曰果哉末之難矣○史記曰孔子在陳陳嘗被寇孔子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進取不忘其初於是孔子去陳過蒲會公叔氏以蒲叛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車五乘從孔子其為人長賢有勇力謂曰吾昔從夫子遇難於匡今又遇難於此寧鬪而死爾甚疾蒲人懼謂孔子曰苟無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孔子出遂適衛衛靈公郊迎孔子問曰蒲可伐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婦人有保西河之志吾所伐者不過四五人靈公曰善然不伐蒲靈公老怠於政不用孔子孔子喟然歎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晉中牟宰佛肸據邑以叛

史記曰佛肸為中牟宰趙簡子攻范中行氏伐中牟佛肸置鼎於庭不與已者烹之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不果行○論語曰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善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叛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



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張子曰子路昔者之所聞君子守身之常法夫子今日之所言聖人體道之大權也○前編曰按不狃畔季氏佛盼畔趙氏皆家臣畔大夫也而召孔子孔子雖卒不往而云欲往者蓋大夫畔諸侯而陪臣以張公室為名也子韓皙曰家臣欲張公室罪莫大焉此當時流俗之言也抑大夫而張公室亦名義也故欲往以明其可也然二人皆以已私為之非真可與有為也故卒不往以知其不可也

孔子自衛如晉不果反乎衛俟如陳

史記曰孔子既不得用于衛晉趙簡子使人來聘孔子將西見之至于河間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問曰何謂也子曰竇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也簡子未得志之時湏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而殺之丘聞之夫剗胎殺夭則麒麟不至其郊竭澤涸魚則蛟龍不處其淵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其邑何則諱傷其類也夫鳥獸之於不義也尚知辟之而况乎人哉乃還息乎聊鄉作繫琴聊操以哀之曰周道衰微禮樂凌遲文武既墜吾將焉師周游天下靡邦可依鳳鳥不識珍寶梟鴟眷焉顧之慘焉心悲又反乎衛如陳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曰

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又曰賜也汝以予為多學而識之乎賜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又曰由知者鮮矣○家語曰孔子遭厄於陳蔡之間絕糧七日弟子餒病孔子絃歌子路入見曰夫子之歌禮乎孔子弗應曲終曰由吾語汝君子好樂為無驕也小人好樂為無懼也子路說援戚而舞三終而出明日免於厄子貢執日曰二三子從夫子而遭此難其弗忘矣子曰善夫陳蔡之間丘之幸也二三子從丘者皆幸也吾聞之烈士不困行弗彰庸知其非激憤厲志之始於是乎○孔子至陳陳侯起陵陽之臺未畢而死者數人又執三監吏將殺之問於孔子曰周作靈臺亦戮人乎對曰文王之興附者六州六州之眾以子道來不日成之何戮之有陳侯赦監吏遂罷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靈公在位四十五年

蒯賁之子輒

嗣立

是為出公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賁于戚

左氏曰初衛侯逝於郊子郚僕公曰余無子將立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郚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祗辱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郚為太子君命也對曰郚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郚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六

簡子中肩斃于車中獲其蠶旗太子救之以
戈鄭師北獲温大夫趙羅太子復伐之鄭師
大敗獲齊粟千車趙孟喜曰可矣傅僂曰雖
克鄭猶有知在憂未艾也初周人與范氏田
公孫龙稅焉趙氏得而獻之吏請殺之趙孟
曰其爲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及鐵之戰以
徒五百人宵攻鄭師取蠶旗於子姚之幕下
獻曰請報主德追鄭師姚般公孫林殿而射
前列多死趙孟曰國無小旣戰簡子曰吾伏
弑嘔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太子曰吾救
主於車退敵於下我右之上也郵良曰
我兩鞞將絕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

十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左氏曰吳泚庸如蔡納聘而稍納師師畢入
衆知之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哭而遷
墓冬蔡遷于州來

燕簡公卒 在位十一年 獻公立

巳酉 二十有八年 衛出公元年 春齊國夏衛石曼

姑帥師圍戚

穀梁氏曰此衛事也其先國夏何也子不圍
父也不係戚于衛子不有父也○胡氏曰蒯
躄前稱世子所以深罪輒之見立不辭而拒
父也輒若可立則蒯躄爲未絕未絕則是世

子尚存而可以拒乎主兵者衛也何以序齊
為首罪齊人與衛為惡而黨之也公孫文仲
主兵伐鄭而序宋為首以誅殤公石曼姑主
兵圍戚而序齊為首以誅國夏訓天下後世
討亂臣賊子之法也古者孫從祖不以父命
辭王父命禮也輒雖由嫡孫得立然非有靈
公之命安得云受之王父辭父命哉然則為
輒者柰何宜辭於國曰若以父為有罪將從
王父之命則有社稷之鎮公子在我焉得為
君以為無罪則國乃世子之所有也天下豈
有無父之國哉而使我立乎其位如此則言
順而事成矣烏有父不慈子不孝爭利其國
威天理而

夏五月魯桓公僖宮災

左氏曰五月辛卯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
救火者皆曰顧府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
書俟於宮曰庀女而不在死子服景伯至命
宰人出禮書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校人乘
馬中車脂轄百官官備府庫慎守官人肅給
濟濡帷幕鬱攸從之蒙葺公屋自太廟始外
內以悛助所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赦
公父文伯至命校人駕乘車季桓子至御公
立于象魏之外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為
也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富父槐至曰
無備而卒辨者猶拾藩也於是乎去表之橐
道還公宮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胡

氏曰桓僖親盡矣其宮何以存季氏者出於桓立於僖世專魯國之政其諸以是為悅而不毀歟○林氏曰桓僖親盡而廟不毀宜為天所災
 軒按孔子在齊聞周廟災即知其為僖王在陳聞魯廟災即知其為桓僖夫僖王變制崇華桓僖親盡不毀皆有違天招災之理孔子據理遙斷秋毫不爽豈億度偶中者埒乎蓋唯聖知天數不能外自非他人所可及也又按魯季氏世專國政君柄之下移久矣然當桓僖宮災時救火者自卿大夫而下各効其職無敢情越者即此足覘宗國之法紀是時猶存也若有王者作任賢以圖治孰謂文武事業不易致乎嗟乎他日哀公亦嘗召孔子問政矣而不用竟類焉墮而不振天乎人也咎將誰歸

六月周殺其大夫萇弘

左氏曰劉氏范氏世為婚姻萇弘事劉文公故與范氏趙鞅以為討周人殺萇弘○前編曰周之衰也受制於諸侯益衰也受制於諸侯之大夫亦天子之自取也夫以萇弘之賢足以振起王室王不能用使屬劉子劉范世姻於是乎右范趙鞅敢以為討而王又殺弘以說趙鞅之意噫此周之所以益衰與

秋七月魯季孫斯卒

史記曰季桓子病輦而見魯城歎曰昔此國幾興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興也顧謂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仲尼後數日桓子卒康子嗣位欲召仲尼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終為諸侯笑康子曰誰召而可曰必能終是再為諸侯笑康子曰誰召而可曰必召冉求於是康子使召冉求

冬十月秦惠公卒在位九年子嗣是為悼公

晉趙鞅帥師圍朝歌

左氏曰晉趙鞅圍朝歌師于其南荀寅帥師而攻朝歌鞅殺士皐夷

庚戌二十有九年秦悼公元年春二月盜殺蔡昭侯在位

二十八年子朔是為成侯

左氏曰蔡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公孫翩逐而射之入於家而卒以兩矢門之眾莫敢進文之錯後至曰如墻而進多而殺二人錯執弓而先翩射之中肘錯遂殺之故逐公孫辰而殺公孫姓公孫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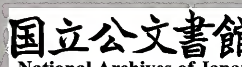
夏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左氏曰楚人既克夷虎乃謀北方左司馬販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於負函致方城之

外於繒關為一昔之期襲梁及霍單浮餘圍
蠻氏蠻氏潰蠻子赤奔晉陰地司馬起豐析
與狄戎以臨上維左師軍于菟和右師軍于
倉野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曰晉楚有盟
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
於少習以聽命士蔑請諸趙孟趙孟曰晉國
未寧安能惡於楚必速與之士蔑乃致九州
之戎執蠻子以畀楚師于三戶司馬致邑立
宗焉以誘其遺民而盡俘以歸

孔子在陳思歸魯尋如蔡

論語曰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
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又曰不得中行
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
為也○前編曰孔子稱危邦不入亂邦不居
然夫子既去魯矣以衛靈公無道而居衛以
陳國歲有吳師而在陳以蔡侯死於盜國遷
於吳民分於楚而如蔡不幾乎居亂入危歟
夫聖人盛德固無施不可使夫二三君者能
用孔子委國而聽之則衛可正陳可強蔡可
守也而皆不能惜哉雖然夫子之在衛也以
靈公致粟有際可之禮而再主蘧伯玉家當
在陳也又以司城貞子為主而陳侯亦有言
議之適故為二國留行時楚昭之賢聞於諸
侯至其如蔡蓋為如楚也何以知之有子曰
孔子失魯司寇將至荆先之以子貢又申之
以冉有則知孔子去魯則將之楚矣聖人無



固無必故為二國留行耳然而適楚又卒
為子西所沮愚以為此皆非聖人意也

秋八月滕頃公卒

在位二十三年

子虞母嗣

是為隱公

辛亥三十年

薛城侯元年

夏晉趙鞅帥師伐衛晉

荀寅士吉射奔齊

左氏曰夏晉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遂圍邯鄲荀寅奔鮮虞齊國夏伐晉會鮮虞納荀寅于柏人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史記曰中行文子范昭子奔齊趙竟有邯鄲柏人范中行餘邑入于晉趙鞅名晉卿實專晉權奉邑侷於諸侯

秋九月齊景公卒

在位五十八年

少子荼立

冬十月齊公子駒公子嘉公子黔奔衛公子鉏

公子陽生奔魯

左氏曰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諸子鬻姒之子荼嬖諸大夫恐其為太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太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間於憂虞則有疾疾亦姑謀樂何憂於無君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置群公子於萊秋景公卒冬十月公子嘉駒黔奔衛公子鉏陽生奔魯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不與理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師乎何黨之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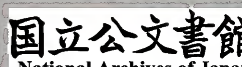
壬子三十有一年 齊孺子 春吳伐陳楚子救陳

左氏曰吳伐陳復修舊怨也楚子曰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于城父

孔子自蔡如葉楚子遣使來聘孔子

史記曰楚子救陳軍于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議刺皆中諸侯之疾今久留陳蔡之間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來聘孔子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於是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使子貢至楚楚子興師迎孔子然後得行楚子將以書社地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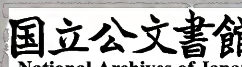
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帥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為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朱子曰是時陳蔡臣服於楚若楚來聘孔子陳蔡大夫安敢圍之○前編曰按陳蔡從楚耳非為之臣况蔡又兩屬於吳當時諸侯大夫疑孔子得衆而不用又忌他國之用孔子大率如此孔子圍於陳蔡之間莊子荀子皆有此語今故存之



秋七月楚子軫卒 在位三十七年 群臣立其子章 是為惠公

左氏曰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日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弃盟逃讐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讐乎命公子申為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啓五辭而後許將戰有疾庚寅攻大冥卒于城父子間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群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是歲也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於周太史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禳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置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天諸

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禳初楚子有疾曰河為崇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天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列女傳曰楚昭越姬者越勾踐之女也楚昭燕遊既讐謂越姬曰吾願與子生若此死又若此越姬對曰樂則樂矣然不可久也先君莊王淫樂三年不聽政事終而能改卒霸天下妾以君王為能法吾先君將改斯樂而勤於政也今則不然而要婢子以死其可得乎妾聞之諸姑也婦女以死彰君之善益君之寵不聞其以苟從君聞死為榮不敢聞命楚子矍然而寤二十五年楚子救陳病在軍中



有赤雲夾日史曰是害王身可以移於將相
 楚子曰將相於孤猶股肱也今移禍焉庸為
 去是身乎不聽越姬曰大哉君王之德妾願
 從王矣妾聞信者不負其心義者不虛設其
 事妾死王之義不死王之好也遂自殺楚子
 卒於軍子間子西子期謀曰毋信者其子必
 仁乃仗師閉嬖迎越姬之子熊章立之是為
 惠王○前編曰按史記昭王病於軍中云然
 孔子在陳聞是言曰楚昭王過天道矣其不
 失國也宜哉蓋是言乃在軍之初時孔子在
 陳聞之此孔子所為從楚之聘
 也而卒不遇是亦楚之不幸也

孔子自楚反于衛

史記曰秋楚子卒于城父楚狂接輿歌而過
 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
 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
 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於是孔
 子自楚反乎衛○前編曰按孔子至葉即至
 楚也葉者楚之縣也論語載荷蓀丈人長沮
 桀溺之事史記皆在蔡葉之間但史記於在
 衛之事蔡葉之事皆重出而不考今姑畧之

齊陽生入于齊

是為悼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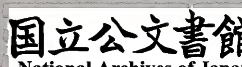
齊陳乞弒其君荼

在位一年

左氏曰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闞止知之先
 待諸外公子曰事未可知反與壬也處戒之
 遂行逮夜至于齊國人知之僖子使子士之
 毋養之與饋者皆入冬十月立之將盟鮑子

醉而往其臣鮑點曰此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于鮑子遂誣鮑子曰子之命也鮑子曰女忘君之為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陽生稽首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可不必亡一大夫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義則進否則退敢不唯子是從廢與無以亂則所願也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去鬻媼殺王甲拘江說囚王豹于句賓之丘公使朱毛告于陳子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於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墮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僖子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群臣乎以齊國之困困又有憂少君不可以訪是以求長君庶亦能容群臣乎不然孺子何罪毛復命公悔之毛曰君大訪于子而圖其小可也使毛遷孺子於駟不至殺諸野幕之下○胡氏曰弒荼者陽生與朱毛也曷為書陳乞初景公寵少子荼謂乞曰吾欲立荼何如對曰君如欲立則臣請立之陽生謂乞曰吾聞子將不欲立我也對曰吾聞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也與之玉節而走之魯及景公卒荼立陳乞使人迎陽生寘諸家召諸大夫示之曰此君也諸大夫知乞有備不得已遂巡北面再拜而君之爾故里克中立不免殺身之刑陳乞獻諛終被弒君之罪是皆不明春秋之義陷於大惡而不知者也

癸丑 三十有二年 楚惠王元年 齊悼公元年 春宋皇瑗帥師侵



鄭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夏魯侯會吳于鄆

左氏曰宋侵鄭鄭叛晉故也晉侵衛衛不服也魯哀公會吳于鄆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弃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諸侯則有數矣若亦弃禮則有淫者矣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為天之數也今弃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執事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弃天而背本不與必弃疾於我乃與之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言以為禮畏大國也大國不以禮命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弃其國大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鬮之斷髮文身羸以為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反自鄆以吳為無能為也

秋魯侯伐邾以邾子益歸

左氏曰季康子欲伐邾乃享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失二德者危將焉保孟孫曰二三子以為何如惡賢而逆之

丁二角監前用 卷三十三 三十一 沈命

對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言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不樂而出秋伐邾及范門猶聞鐘聲大夫諫不聽茅成子請告于吳不許曰魯擊柝聞于邾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於我且國內豈不足成子以茅叛師遂入邾處其公宮衆師晝掠邾衆保於繹師宵掠以邾子益來獻于亳社因諸負瑕邾茅夷鴻以束帛乘常自請救於吳曰魯弱晉而遠吳馮恃其衆而背請救於吳曰魯弱晉而遠吳馮恃其衆而背

也邾賦云百乘君之私也以私奉貳唯君圖之吳子從之

甲寅 三十有三年春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左氏曰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于社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旦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為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好田戈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鴈獻之且言田戈之說悅之因訪政事大悅之有寵使為司城以聽政彊言霸說於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姦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遂滅曹執曹伯陽公孫彊以歸殺之○林氏曰檜亡東周之始曹亡春秋之終夫子之刪詩也繫曹檜於國風之後檜之

卒篇曰思周道也傷天下之無王也曹之卒篇曰思治也傷天下之無伯也

吳伐魯魯歸邾子益于邾

左氏曰吳為邾故伐魯克武城國人懼懿子謂景伯若之何對曰吳師來期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何求焉吳師克東陽而進舍於五梧明日舍於營室明日舍於庚宗遂次于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千百人三踊於幕庭卒三百人有若與焉及稷門之內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趨國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吳子聞之一夕三遷吳人行成邾子齊甥也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魯乃歸邾子邾子又無道吳子使太宰子餘討之囚諸樓臺桷之以棘使諸大夫奉太子革以為政後二年邾隱公奔魯又奔齊

冬十二月杞僖公卒

在位十年子維嗣是為閔公

乙卯三十有四年

杞閔公夏楚人伐陳

左氏曰夏楚人伐陳陳即吳故也秋吳城邾溝通江淮○林氏曰吳人於邾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宋口入淮通糧道也○邾音寒

冬吳子使如魯

左氏曰吳子使來倣師伐齊○林氏曰前年齊與吳謀伐魯既而齊與魯成而止故吳憾

之反與魯
謀伐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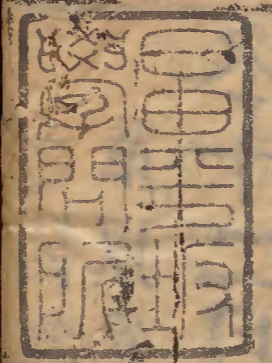
冬突于封

入其國
東其國

五月日
五月日

三十有四年

公



終

三十三

三四

二頁

